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王久辛:新诗的创作该如何面对当下的新时代?梳理新诗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能够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都与新诗最初诞生时有着同样的特征,即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在我看来,新诗的几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都是在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关头。进入新时代,新诗的发展也进入了繁荣期。

具体到诗人个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时代、理解人民,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好我们的诗歌呢?我以为,要坚信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循着世界大势和历史的逻辑,追寻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热血豪情,一部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就重合叠印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尘埋于历史中的人物事件,是极其宝贵也是极其珍稀的,其中必然蕴藏着人生精华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谛。把它们提炼出来不仅是我们民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坚信历史的因果关系,克服历史虚无主义,要坚信我们的历史中蕴藏着伟大的史诗,正等待着真正有才华的诗人去书写;其次,我们要从生活的“表与里”的统一上,来认识现实、理解生活。当下新诗创作非常繁荣,而且大有继续繁荣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把握和引导它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的能力。

自2017年春天以来,我读了很多贵州诗人投身扶贫攻坚一线创作的现实题材诗歌。这些诗人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自己生身的土地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和积极为脱贫攻坚的先进分子站在一起,并献出自己微薄力量。较之浮光掠影式的创作,这样的写作超越了生活的表象而进入了较为深入的生活内里的表达,我以为是具有文学价值的。那些投入创作的诗人,可以说就是我们诗坛当下的先锋。我认为艺术的创造没有先后,先锋并不意味着先进,后退也未必就是倒退。在认知上,我以为要超越“先与后”之争,关键是要从人世的生活中找到积极的因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

曹宇翔:随着时代的变化,军旅诗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变化,但家国情怀、英雄主义精神不会变。现在是科技爆炸的时代,但再先进的武器也都可以理解为人的四肢、目光、内心力量的延伸。新诗包括当代军旅诗,书写的终究是人的思想、情感、心灵和精神。

优秀的军旅诗能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优秀的军旅诗一定是特色鲜明、元气充沛的,气度、格局、襟抱肯定与那些从纸上到纸上、从观念到观念或者小情小调的同质化写作有所不同。一个强盛大国的诗坛上,不应该满眼都是哼哼唧唧、腻腻歪歪、云山雾罩、无病呻吟之诗,而应有自信豪迈、壮怀激烈的诗篇。

同质化写作其实是无效写作。一首诗若无新意,还不如不写。诗歌的写作其实就是生命的创造。一首好诗带有作者鲜明的生命气息,带着他的体温和心跳,不论语言层面还是人生经验层面,都有不可复制的独到特色。好诗肯定来自生命、心灵,来自命运和际遇。好诗大都有让人怦然心动、光彩照人的诗句,包蕴着让人出神但又不可尽表的复杂情思。这样的诗句让人对生活、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爱,让作者与其他诗人区别开来。这样的诗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一眼我们就能认出他的面容,叫出他的名字。

姜念光:新时代的诗人应当明确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那就是记录、书写、讴歌新时代,并回答一系列时代课题;要从当代中国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反映我们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诗歌创作本身是很难的事,写作新时代的汉语诗可能是更难的事。诗人需要在已有的诗歌写作历练的基础上,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更深远的眼光,要直面更辽阔的现实,处理更宽泛的题材,需要理解、掌握和使用更新的词汇,同时需要更高明的修辞技巧。在我看来,新时代诗歌应当是现实主义的诗歌。应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观察、体验、思考当下生活,反映具体的、生动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实,并体现唯物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书写新时代,首先要认识新时代,在新时代这个“大地”上,建立清晰的坐标系和原点,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应处于的合适位置。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深入现实生活,获取丰富的细节,积累题材和素材,找到文学表达的基础,我们写作的“大地”。

以什么样的角度和眼光来认识新时代?这是另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价值的文学艺术创作,并不能仅仅停留

新时代

军旅诗创作的新坐标

在现实表达与现实经验层面,而是要创造新的经验,要去挖掘人性的光辉和精神力量,去生发对历史和未来的远见。具备这样的言说能力和创新能力,方不负新时代对诗歌的期望。

新时代诗歌需要有自己的词汇表,建立自己的语言容器。这是对新时代诗歌的要求,也是新时期诗歌写作者的要求。语言一事永远是诗的本体论问题。新时代要求我们写什么,也是在要求我们怎么写,这是一体两面的事,不可分割。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学习、吸收、融化古典文学的精华。表达中国气度、中国风格、中国精神;要不断消化翻译诗体。外国优秀诗歌是现代汉语诗最早的启蒙者,至今仍然是上好的资源;要善于吸纳口语,从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中、从当代体验中、从人民群众的当代表达中,提取最鲜活、最生动的词汇;要能够把社会流行话语、政治话语纳入诗句,以其涵括性、丰富性、确定性和巨大的文化容量,提升诗歌的语言能量。

刘立云:当下诗坛对诗歌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但恰恰是时代这个多少带点水泥和钢铁意味的词,让许多写诗的人露出了他们的小家子气。小心翼翼避开时代写诗人,觉得时代是个宏大、超拔和生硬的概念,坚持时代写作,难免不背离诗歌的初衷和本意;而主张贴近时代的人,却无力揭示时代的本质,往往把一些夸张的大词像膏药一样贴在他们的作品里。我既不愿逃避时代,也不欣赏把时代当成标签贴在分行的文字中。

我认为,坚持时代创作,是中国诗歌必须完成的自我拯救;中国诗歌唯有脱胎换骨,独树一帜,才能改变如今已令人生厌的那种浅尝辄止和孤芳自赏。问题是我们对时代的把握是否准确?是否深入到了社会的内部和核心?是否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而还原时代的本意,就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必须承认,时代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也是哲学的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与文学是相通的,属同一个范畴,共同追述生命的奥秘,都是关于价值

观、世界观的学说。换言之,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我们的诗歌只有“恰到好处”地呈现中国当下生气勃勃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实质,对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与现状做出自己的“公断”,才有望改变长期仿造、移植甚至“山寨”的欧化倾向,摆脱多年来平庸而缺乏创造力的尴尬和窘迫。

我们用短短几十年走过了别人上百年走过的路。但是,走着走着,我们的灵魂慢慢地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精神世界逐渐跟不上物质世界变化的脚步。对这个时代作出符合社会和自然规律及逻辑的理解、判断和呈现,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诗人的根本使命。我们有比前人更悠久的传统、更深厚的积淀,理应像我们的前人那样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文化自信的践行,就包括着继承和创新。

用诗歌书写我们的时代,就是书写人民的爱憎和苦乐、人民对未来的渴望和憧憬。

峭岩:诗歌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现实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描述的事实,一种是心理事实。这里我要探讨的是——材料的真实性怎样变成真实的诗意?

这里就必须强调主导性。主导性,也就是带有导向意义的艺术形态,发挥引领、导向作用。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魂”,一支军队不能没有“军魂”,一个时代也不能没有“时代之魂”。这个“魂”必然是正义的、刚毅的、宏阔的,又是充满理想的图腾式的存在。

我是不反对“个人化”的写作因素,而是反对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形式。因为它导致了心灵碎片的产生。这些碎片总的来说,因为过于“个人化”而缺少共鸣,不能成为别人的营养,而只能成为消极的心灵废墟式的产品。而这些废墟一旦堆积起来,就可能遮蔽主流的声音。这种声音和观念关乎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整体认知、对新时代精神的概括和把握。

在我看来,坚持主导性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可以使我们在多样化的发展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这里,我们强调主导,但并不排斥多样,这是全局的布局考量。新的时代为文艺家、诗人们布阵了广阔而宏大的生活场景。这是我们神往之地,我们没有理由迷茫、消极,我们没有理由不歌之、不颂之。总而言之,诗人的全局意识或者说艺术格局始终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写出大诗、能不能写出真正的时代史诗的关键所在。

曾凡华:在当下的诗坛,军旅诗人是最具创新和爆发力的一支劲旅。进入新时代,一大批军旅诗人继承优秀的军旅诗歌的传统,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诗歌作品,在繁荣中国诗歌创作、满足军人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如何在军旅诗歌创作中注入丰富的文化信息、时代信息和现实信息,是军旅诗人面临的严峻挑战。

如何突破现实题材的外壳,化解生命表象的庸常,把眼光集中在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题材上,注意诗歌中潜意识层面的元素,即下意识不可言表的元素,使之与时代合拍,与读者的心理合拍,或许是军旅诗创作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所在。

诗歌高峰的攀登,需要对时代精神的精确把握,也就是说要有更深邃的思想理念、更娴熟的制作技艺、更持久的创造力和才情,不能沉溺于私语式的个体抒情,要有宏大的诗意呈现才行。诗的经典性,只有在诗性的厚度与宽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是所谓厚积薄发吧。融媒体时代为军旅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由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会湮灭一些好诗甚至是经典的诗。机遇与挑战并存,真正的军旅好诗定会“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李文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诗词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相比于新体诗在弘扬时代精神上具有的天然优势,中华诗词在紧跟时代步伐、注入时代精神上,尤其需要加强和提高。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和影响,那些努力用传统诗词艺术形式反映新时代火热生活的优秀诗词作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与激励;而那些故意远离时代、抒发个人小情小调的作品,却在一定范围内受到点赞与追捧,以致误导年轻诗友的审美追求。当然,个人艺术风格上的“大江东去”还是“小桥流水”,抒发时代情感还是沉吟个人情调,都属于创作自由。但在社会主流审美价值取向的引领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同时又要旗帜鲜明地提倡多样化,营造万紫千红的诗国春色。

乘着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东风,中华诗词全面振兴与繁荣的崭新局面一定会很快到来。

沉实刻录时代精神

■李 舫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从2016年起,李鸣生数次往返珠海,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拿到了很多第一手资料,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写作,终于完成了全景式反映珠海航展发展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敢为天下先——中国航展二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

《敢为天下先》是我国第一部全方位讲述中国航展发展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李鸣生用史诗诗法全面记录了珠海航展的辉煌历史。怀着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求索,李鸣生将目光投向为中国航展奉献青春和热血的民间心理,把握住了中华民族敢为天下先的时代脉搏。

读罢《敢为天下先》,我们不禁对李鸣生心生感激,正是因为他的辛苦创作,使得珠海航展的发展历史浮出水面,让更多默默无闻的英雄故事走向大众。同时,我们对他也心存敬意,正是因为他的笔耕不辍,使得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被大众所知,为世界熟悉。

寓言写作与战争思辨

■顾建平

如果是匿名写作,我很难猜到《龙虾》和《茉莉》这两个题材和风格迥异其趣的短篇小说,竟出自同一位年轻军旅作家的笔下。胡月发表于《青年作家》2019年12期的这两篇小说,充分展现出了青年作家的想象力 and 趣味,当然还有作为军旅作家的对战争与死亡的探索与思辨。

《龙虾》是轻快的、欢乐的、有趣的,故事基于虚构,因而也是充自由、自由的。胡月把龙王传说、鲤鱼跳龙门、诗人屈原、端午节粽子、小龙虾……林林总总都杂糅进这个短篇故事,让想象力如天马行空发挥,情节设置及后续故事都是一个又一个意外,让读者不断惊呼:越来越好玩!作者用力所在,是故事如何合理转折和逐渐收敛,最后稳稳地停住。

游戏性、娱乐性并不妨碍文学性。《龙虾》的意义或主题并非一眼分

明,整体或者某些片段都可以做多角度的诠释。你可以将它当做一篇逗趣的童话、一则关于鲤鱼跳龙门的新传说,或者一篇关于时下年轻警警者嗜爱的小龙虾之起源的戏谑文字。甚至可以将其看作一个长篇寓言,解读出关于社会风尚的诸多隐喻:小鲤鱼偶得机缘跳了龙门,化身成龙,烦恼也随之而生,因为才不称名、德不配位,阵脚慌乱、言行失范。所谓天道好还,不虞之誉必招不堪之毁。当然你也可以放弃对意义的追寻,纯粹当作一篇幽默文字阅读也无不可。

到了《茉莉》,则画风突变,作者的笔触变得厚重且扎实。小说写抗美援朝期间,一个志愿军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死亡地带的梦幻式回忆。内容沉重,主题也沉重。四周都是枪炮声、血腥味以及腐败尸体、腐烂草木的气息,“到处都弥漫

着战争的疲惫与荒芜”,主人公“我”在躲避战火的间隙,在负伤转移的途中,回想着往昔生活和久别的恋人,冥冥之中仿佛闻到了茉莉花香。

对比是如此鲜明,死亡已近在咫尺,而幸福遥不可及,这是战争带给士兵的巨大创痛,也寄寓了作者对战争创痛和生命意义的思辨。年轻的作者当然需要通过历史资料和想象来重构那场战争的场景,但作者对人物的设置和细节的描述依然令人信服。

基于虚空的想象和基于事实的想象是创作中自由度相差悬殊的两种心理状态,年轻的写作者胡月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得心应手地切换操作,实属难能可贵的文学禀赋。《龙虾》和《茉莉》展示了她丰沛的想象力和活跃灵感,这是让她将生活素材转换为小说资源,希望她永远不要丢失这神奇的文学魔棒。

生动有力的青春叙事

■郑润良

是以爱情为关键词的。《士兵凶猛》塑造了几位以队为家的士官,也写到他们因为婚恋问题所遭遇的情感与现实困境。

《士兵凶猛》对军人婚恋情感问题的关注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小说写到了基层官兵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但作品的总体基调是乐观向上的。连长数年如一日坚守在岗位上,明知升迁无望,依然带领全连官兵在年底获得了“军事训练达标单位”的荣誉。士官“锤子”尽管个人婚恋问题受挫,却依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提高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上,精心做好每一餐饭。士官刘胜在退伍前把自己的技艺悉心传授给朱继彪,希望连队工作不会因为自己的离开而受到影响。不管内心有多苦,他们都尽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职责和本分。

当下,我们会看到不少关于当代军营的文字和影像,而《士兵凶猛》则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的军营,表达

李鸣生的文字承载了他对航展人的理解与推崇,他坚信珠海这座海滨城市,必将连同珠海航展一起,载入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航空工业的发展史册;而为之付出辛勤努力和心血智慧的无数中国航展人,也必将深深留在国人的记忆之中。

航展是一个国家在航空航天方面最具实力的形象展示,每个国家的航空航天领域几乎都体现了本国的高科技水平,每个细小进步都标志着这个国家文明的进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面对苦难,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史诗。

一百年前,中国在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展示的是挖耳勺和绣花鞋。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珠海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展示的是卫星和飞船。《敢为天下先》中的这些细节,无不真实地描画了中国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敢为天下先》不仅延续了李鸣生一贯的创作风格——细腻、真实、朴素,而且突破了他以前写作的题材领域,在高度上更加气势宏伟,在深度上更加沉稳扎实。正因为对我国高科技工作者所抱有的由衷的敬意,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深刻理解,李鸣生还原了珠海航展这段光辉的历史,从而让这部作品具有着不一般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历史价值、时代价值。

文艺评论

长征

第4701期